

## 【彪郊】因为写得太烂所以没心情起标题(ㄟ~ㄟ)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196786)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1196786>.

Rating:	<a href="#">Teen And Up Audiences</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Chong Yingbiao/Yin Jiao</a>
Character:	<a href="#">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 <a href="#">Chong Yingbiao</a>
Additional Tags:	<a href="#">彪郊</a> <a href="#">雯昭武牧</a> <a href="#">崇应彪</a> <a href="#">殷郊</a> <a href="#">少量发郊/公郊暗示</a> <a href="#">封神</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29 Words: 3,119 Chapters: 1/1

## 【彪郊】因为写得太烂所以没心情起标题(ㄟ~ㄟ)

by [Qinhegou](#)

### Summary

初衷是写海棠市肉香四溢的文但我真的不会写然后就产出了这样一篇鬼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我尽力了，反复劝告自己不管写得有多屎写了就好写了就很了不起了呜呜呜让我吧我只知道我真的爱他们，希望能给他们一次幸福。  
带雯昭武牧tag其实只有那个驰嬷名场面借用，我看待这两个角色时很难把他们和演员灵魂割分开来。

###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殷郊居然在这种时候发作情热了。

这支先遣部队谁都没有想到主帅的儿子、向来不落人后的殷郊会出这种状况，姜文焕和崇应彪他们发现时殷郊已经再也支撑不下去，所幸此时已经驻下营帐，质子们不知为何不谋而合地达成了在殷郊面前不表达看法的默契，将他暂时单独安置起来。

殷郊已经满额汗水，但浑身热度依然不退，挣扎着提起精神拒绝姜文焕送他去主帅所率大部寻医的建议后便兀自缩在被中战栗。他不想让父亲知道自己这样没用，更不想因为自己拖累了主帅的行军。

入夜的火把点燃了，他们的投影在殷郊眼前的账布上互相推搡，声音在殷郊的耳中听不真切，只有吕公望不同于他人的声音频繁响起——他不能言语，平时总是靠手势交流，此时也为了表意而逐渐高声喊叫。

主帅没有安排姬发和他同行，这样的安排少见但并非没有前例。殷郊想，父亲这么做有他自己的用意，好吧，谁让姬发和崇应彪行军前又打架被父亲看到了。姬发使了些小门道让吕公望随他来了。姜文焕对此习以为常，崇应彪总想借机找茬，吕公望一路都视若罔闻，这会他们在争的话题，想来除了殷郊也别无其他了。只在这会，为了姬发的情谊，为了照管殷郊，才加入争论。

该怎么办，殷郊自己也是浑浑噩噩，姬发呢，姬发要是在这里的话，他会怎么做？

殷郊知道，自己的身体那双性的构造是这情热的根源。也许是母亲的托付之下，叔祖未曾

对他的体质卜过吉凶。母亲在知道他非要随父亲出征时曾关照他小心，但没有经历的他只满脑子想着追随父亲立功，相信只要自己成为军中翘楚，就能从父亲那里收获认可——他仅需要一个称许的目光。但没想到抢先一步到来的却是在远离母亲的行军途中变成了这个样子。

在高度的潮热和疲劳折磨中不知过了多久，模糊了殷郊双眼的生理性的泪水蓄积起来流到斗篷裹成的枕上，从涨热的眼中流出却在鼻梁和眼角划过的微凉带着他的意识暂时回笼——与此同时殷郊意识到有人进帐了，一个人形不知在这里站立了多久。

那人发现他清醒便凑到面前端详他，

“殷郊？”

是崇应彪。

北崇质子平时十天里有八天撇着嘴角寻衅生事，剩下的两天里在洋洋得意地夸耀自己。但这时那份戾气张扬在他的脸上几难寻见。屏去了那些耀武扬威神气时才会发现崇应彪原来生得修眉俊眼，颇一副风流模样，讥诮时总爱眯起的双睑此时静垂着，未笑也饱满的一对泪堂堆着眼匝。明明生自北地，那张薄厚得宜的嘴唇却丰润到不见一点皴裂。殷郊想到篝火边猎户之子捧着烤肉大朵快颐的爽快劲头。不知他作何打算，只是愣愣看着他。

良久，崇应彪选择的第一个动作是拉长自己的袖口握在手心，然后用腕侧擦拭殷郊脸上的汗水，他进帐前身上余甲已卸，只为便利留个拢袖的护臂。坚硬冰冷的护臂不可避免地蹭乱了额上的束发，崇应彪收手回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又伸出两指试图拢起那几缕头发挽回殷郊本已无从谈起的端容。

殷郊从来不知崇应彪居然会是个纠结这等细枝末节的人，但那袖口擦拭时带着的手腕温度，在眼前梳发略动的手竟让他犯了恍惚，这些关怀好似身在母亲跟前一般，他忍不住松了口气眼神带出些感激。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还是我来帮你。”

帮……？怎么个帮法？殷郊迷迷糊糊地想着，他没多少力气用来说话，只眼里地转出了疑问之色。崇应彪见了轻哂一声，好像要讥笑殷郊的天真，但这讥讽里感觉不到他平时神气里满溢的鄙夷。相对无言，殷郊体内又一轮发作起来，他支起胳膊想靠把被子再裹紧一些来增强抵抗的意志。

崇应彪收起笑容，似乎想通了什么不再看殷郊而是蓦地起身站直，摆出平时那副专注又睥睨周围的样子翻覆手掌开始对付起他自己的护臂系带。殷郊抬眼只见他眼神已跟刚才大不相同，又带上了平时那副得意作弄人的表情，心中有个地方隐隐警觉，但还未待他开口发问，下一刻崇应彪已经猛地俯下身子，这次他不再是仅仅凑近脸，而是整个身体倾覆上来！殷郊没心思问他为何突然拿营训时对练的发难，只下意识支手推接，崇应彪的右臂尚未全解，散开的臂甲带着他这一压的力气覆在下面人的胸膛脖颈上。殷郊胸腔一窒，勉强承下这力道便难耐地仰头发出一声短促的锐鸣。勉强用被压迫的胸腔呼吸已经费尽了殷郊的精神专注，只能微微张开过于姣好的嘴唇露出一点头尖喘息，再不能顾及对崇应彪的放肆置一言辞。只能对着帐顶双目放空。看着平时不甘人下的主帅贵子被自己欺负成这个样子，崇应彪不禁也咬着自己那惯于讥嘲的舌头绽开一个得逞的笑容，他甩开护臂从背后将人扶起，细数着多少本来溢向两侧鬓发的大颗泪珠转而顺着脸颊向下流淌，崇应彪心底涌出许多自己也未能细思想明的志得意满，凑上前去吻住了殷郊颤抖的嘴唇。

殷郊经了这些折腾，逐渐回过神来便见眼前是崇应彪凑近的脸，那双丰润的嘴唇和自己厮磨在一起，迷迷糊糊中他感觉到崇应彪这吻温柔舒服似带着欣喜之意，便也不做他想，只是由他去——他直接低头探向殷郊的耳后，使得两人脖颈相交，急促的呼吸顿时吹拂在他的耳边。

崇应彪总是喜欢秀抖自己的威风，自认来施援手也还要先使坏，抬起头来端详眼前的主帅之子，只见殷郊仰起俊秀的下颏，张开双唇略卷起纤巧的舌尖，眼睫挂上了细小的泪珠。这细小的泪珠在惯想着逞凶斗狠的崇应彪脑海里刮起一阵阵别样的风浪，在他想明白这风浪究竟意味着什么之前，试图安抚的言语已脱口而出，崇应彪凑近殷郊的耳朵呢喃道：“别怕，哥哥来帮你”。

殷郊听了隐约明白这“帮”非同一般，但“哥哥”一称隐含了非比寻常的亲密可靠，连同崇应彪甜蜜语气中带上的引诱意味让他不禁心生依赖。因此当跪坐起来的崇应彪抽开被子，手开始抽开他的衣带触上腹部时，殷郊放下了戒备，久经磨练习来的顺从意志被唤起，殷郊的目光投向号令可能发出的源头，只待一声令下，他便放弃思考，使出浑身的力气承接被指

派来的沉重负载，或是用耐力撑过所有合理或不合理的煎熬。但令他略感意外的是，崇应彪手上使力虽不见怜惜留情，两眼却同样又机警又认真地直勾勾同殷郊探对看着，似乎在征询一个答案，一个评价，甚至于，也是在等一个号令。

殷郊扇动的睫毛忽闪几下，不禁将眼睛从崇应彪热切的眼神前移下去，崇应彪那对形状漂亮的嘴唇又落进他眼中，殷郊只略凝滞了一下——他的嘴唇可真光滑啊，不像自己的总是干裂，他想。未待这个想法完全从脑海中闪过，眼前崇应彪的脸已经放大、贴到近前，彼此的嘴唇合在了一起。

崇应彪从殷郊精致的嘴角到丰满如花瓣的唇瓣厮磨、含吮，又舔了下殷郊唇中略微干裂的起皮，“你的嘴巴好干。”最后得出结论。殷郊并不觉得嘴唇干是什么值得关注的事情，懵懵地微抬着眼睛，满脑子都还是崇应彪方才传递的触感。光滑，温暖，湿润，还有他近在咫尺的每次呼气吹拂，自己的汗毛似乎也会随之伏动……下一刻却连这简单的想法也不得不被驱出脑海了，一种陌生的感官刺激占据了她的全部意识——崇应彪的手并没闲着，一来二去已经握到了他的下腹，却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对着突然睁大眼睛的殷郊笑道：

“殷郊，哥哥我原先只知除了主帅，他们那帮人待你也宝贝一样。现才知道，宝贝下面原来还生了这样的大宝贝。”

殷郊往日里见多了崇应彪没遮没拦的言谈，但擅长跟他针锋相对的姬发并不在这，往日大伙都并不对主帅是殷郊父亲这件事和他的待遇作何反应，因此他自己也鲜少思考这些，这会受制于人又头脑昏沉间竟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只好带着些羞恼怨气当胸推他一把。崇应彪顺势捞住殷郊的手按在自己脸上：“手却生得挺巧”，话间又侧过脸，在才向他这轻浮浪荡言行表示抗议的手上吧唧亲了一口。殷郊的指尖被他捉着划过唇瓣和脸颊，意料之外温软的触感让殷郊又不自觉缓张开手指轻轻摩挲起眼前人的唇角。崇应彪瞪着王孙，由着他那发热微汗的指尖在自己面上划过。两人呆呆对视着，一时无言，崇应彪逐渐回过神来，他想，殷郊是不讨厌他的。

殷郊身上一沉，大腿却被崇应彪拉起贴在腰腹上，被摆成这个姿势牵动了情热中的身体，殷郊隐约明白了，这次是动了真格的。但毕竟稚子年少，他眨巴着湿漉漉的眼睛向对方探询，崇应彪宽宏的肩膀不可拗抗地抵住他，额上也冒出热汗，浑然不觉他自己的眼睛里堆满了喜不自胜。也许是那吐露得偿所愿之喜的目光，也许是发力凶猛但真正进入时却克制下来变得温柔的身躯，殷郊全然涣散了，放任自己投入这一场鱼水之欢，红潮像春天飞拂的柳絮般轻柔地漫溢过他的面孔，秾艳的容颜交织疼痛与欢愉，勾得崇应彪恨不得死在殷郊身上。他们年轻颀长的体臂紧紧搂抱在一起，用尽全力接抵每一处肌肤与每一次呼吸。他们都明白既已天生至此便是要有这一出遭逢。今后的人生际会待要如何，并不会出现在此刻甜甜的梦里。

## End Notes

欢迎捉虫和意见，我不玻璃心但我不保证能听懂or听得进去……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